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正傳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張鈞

春秋正傳卷二十九

明　湛若水　撰

昭公名裯襄公妾齊歸之子二十歳即位在位二十五年孫于齊在外八年凡三十二年薨於乾侯

景王元年晉平十七年齊景七年衛襄三年蔡靈二年鄭簡二十五年曹武十四年陳哀二十八年杞文九年宋平三十五年秦景三十六年楚郟敖四年卒吴夷眜二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正傳曰書公即位正始也正始人君之大事也未有

不正於始而能正終者也穀梁曰繼正即位正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正傳曰書叔孫豹會諸侯之大夫于虢著非禮也左氏曰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産患之使子羽辭云云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

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

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𨑹謂此本傳也左氏謂此會于虢尋宋之盟也夫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公子圍之尋

盟諸侯之大夫已不信之矣是何益於盟乎且君子將事主一無二圍將逆親于鄭又假之以聘聘則又包藏禍心而使鄭疑之一行而三失焉書曰一人三失其圍之謂乎春秋因其會而書之而楚之衆惡具著趙武惟能獨仗忠信所謂自周有終其亦賢矣哉

○胡氏曰會于虢尋宋之盟于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歃若曰狎主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圍請讀舊書加于牲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重得

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為本故每書必先趙武

三月取鄆

正傳曰鄆莒邑書三月取鄆則魯會㬥背盟之罪自見矣左氏曰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

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疆埸之邑一

彼一此何常之有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程子曰乘莒之亂而取之故隱其辭胡氏曰其不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為內諱也愚謂當此之時魯政在大夫故征伐自大夫出取鄆之事季武子為之也故叔孫曰雖怨季孫魯國何罪是季氏乘莒之亂而取之不足為內隱而諱之矣春秋直書取鄆則貪殘之心非

其有而取之與其君之弱其臣之專皆並著矣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正傳曰鍼秦公子名即所謂后子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不友也左氏曰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

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
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
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
以在此將待嗣君公羊曰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
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穀梁曰其弟云者親之也
親而奔之惡也愚謂父之愛子兄之愛弟與子弟之
所以自愛凡以禮而已矣鍼之寵愛如二君奔晉之
日車猶千乘造舟于河十里終享事八往反其侈如

此在父母非所以愛之宜乎其不見容於兄也及其對司馬侯叔齊曰若車能少吾何以得見夫然後能知其過也○胡氏曰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差以禮是禍之也叔齊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後五年秦伯卒后子歸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夫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翕而後父母順矣故不

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正傳曰華邾子名諡悼公書邾子華卒志與國之大故也有相恤之義故來赴則書之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正傳曰大鹵晉地即太原也書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善禦侮也左氏曰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

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愚謂據此傳則狄來侵太原而晉禦之於境得禦侮之道矣或者又病其毀車崇卒以詐誘而敗之則過矣夫戰危事也國之存亡于是乎在孔子曰我戰則克非欲不克也又曰好謀而成非欲不成也縱使晉荀吳

察其地理臨機制變禦之于境內而不遠追以保國家不失敵來侵已不得已而應之之義矣春秋書此葢取之也非譏之也○胡氏曰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封境而止也然則太原在禹服之内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毁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爭以變詐相高日趨苟簡皆此等啟之矣書敗狄譏

之也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正傳曰書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則其入之善可考見矣左氏曰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愚謂展輿為弑君者所立則是與乎弑也又奪羣公子秩是無道之甚矣去疾在齊羣公子召之假齊之力以入而展輿出得討賊之義焉善也故程子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輿

之罪正也故春秋書以與之

莒展輿出奔吴

正傳曰展輿莒子名書莒展輿出奔吴志逸賊也展輿為弑君者所立是弑君之賊也春秋書之罪諸侯之不能討也去疾之入展輿之出春秋皆稱莒自他國之史稱之之詞耳先儒于去疾之入而稱莒則云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於展輿之出而稱莒則云罪諸侯之與立也是自相矛盾泥詞之過矣

叔弓帥師疆鄆田

正傳曰書叔弓帥師疆鄆田著非義也夫諸侯土地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各有疆界魯取莒之邑而疆之春秋直書其事而非之之義自見矣左氏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三人皆展輿黨以大厖與常儀靡莒二邑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公羊曰疆鄆田者何與莒爲竟也與莒爲竟則曷爲帥師而往畏莒也愚謂

魯既因莒之亂而疆之又帥師動衆以畏之觀傳證經而聖人竊取之義得矣

葬邾悼公

正傳曰書葬邾悼公志與國之大事也恤災會葬與國之義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正傳曰麇楚子名書楚子麇卒志變也而弒君之賊可得矣左氏曰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犨

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於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皆郟敖子右尹子干王子比出奔晉宮廐尹子晳郟敖子出奔鄭殺太宰伯州犂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即麇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愚謂觀此楚子之卒實圍

弒之也而春秋書卒者何伍舉之更詞赴者之偽詞四馳於諸侯之國諸侯之史孰從而知之故使者以偽而赴之史氏因赴而書之聖人因史之文而存之而其弒逆之實則不可掩也故曰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或又不得其説而曲為之詞而聖人之心愈晦矣○胡氏曰按左氏楚令尹圍將聘於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弒之使赴於諸侯應為後之詞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初圍之末動於

惡入預夏盟緝蒲為宮設服離衛中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雖以疾赴曷為承偽藏在諸侯之策乎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于學乃所見之世非祖之所逮聞也又曷為因之而不革乎曰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薨則書薨卒則書卒弑則書弑葬則書葬各紀其實載於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之所同而凡為史者皆可及也或薨或不薨或卒或不卒或弑或不弑或葬或不葬筆削因革

裁自聖心以達王事此仲尼之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焉者也然則郟敖實弒而書卒何歟令尹圍弒君以立中國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具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偽赴而正以弒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弒之賊非獨不必致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懼之

甚憫之甚者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之甚者懼人欲之橫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權輕重而畧其簒弑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義微矣愚謂此皆他執於義例而此不類不得其說而為之詞者也豈有簒弑之罪可畧而天理反可存者耶

楚公子比出奔晉

正傳曰書楚公子比出奔晉則圍簒弑之罪益著矣

景王二年晉平十八年齊景八年衛襄四年蔡靈三年五年鄭簡二十六年曹武十五年陳哀二十九年

杞文十年宋平三十六年秦景三十七年楚靈王虔元年吳夷眛四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正傳曰書晉侯使韓起來聘志邦交之禮也左氏曰春晉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

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
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夏叔弓如晉

正傳曰書叔弓如晉志邦交之禮也左氏曰叔弓聘
於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
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
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
臣之禄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

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愚謂觀此傳則叔弓之如晉報宣子之來聘也一來一往禮無不答得邦交之正矣況又有忠信卑讓以重其國乎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正傳曰書鄭殺其大夫公孫黑不待去其官而誅罪彌亂之義見矣胡氏又云稱國以殺累乎上則惑於

例而贅於詞矣左氏曰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

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将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将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愚謂觀其傳則經之取義著矣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正傳曰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著其如之非禮也恥之也左氏曰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

遂致服焉愚謂諸侯薨諸侯使士弔使大夫賻禮也少姜氏之卒魯公親往可恥也又為晉以非伉儷拒之于河又可恥也季孫宿以大夫往弔而不以士為非禮又可恥也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魯三失禮其能免恥辱乎○胡氏曰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隣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畀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

辱昭公既不能據經守正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
適變無故而輕復終復失國出奔客死他境盍始諸
此行矣或曰禮者明微正於未動之前可也已至於
河而見卻雖欲勿反將得已乎曰以周公之冑千乘
之國輕身以修鄰好乃欲卻而不納夫何敢若曰敝
邑褊小敬事大國惟恐獲戾閒陳無守見執於中都
謂少姜之數於守適信也用是不遑寧處跋履山川
來修弔事今若不獲進見翦為仇讎他國誰敢朝夕

在廷修事大之禮乎夫小國之去就從違聽大國之
令也若非伉儷齊人請陳無宇之罪何以令之也茍
有二命又何以爲盟主如此晉人其將謝過之不暇
敢不納乎昭公習儀以亟而不明乎禮其及也宜經
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
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絶而皆見矣
愚謂昭公之過不在於至河見却之時而在於輕身
妄動之始夫諸侯奔喪事天子之禮也使士大夫弔

賻葬恤同列之禮也奔弔之禮諸侯施之於同列且不可況其夫人乎夫人且不可而況其非伉儷乎故其失在於初矣初之既失至河見郤乃為正言如胡氏之云者則亦飾辭耳矣則亦遁辭耳矣文過耳矣烏能服晉乎

景王三年晉平十九年齊景九年衛襄五年蔡靈四年鄭簡二十七年曹武十六年陳哀三十年杞文十一年宋平三十七年秦景三十八年楚靈二年吳夷昧五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正傳曰書滕子原卒志與國之大故也左氏曰同盟故書名愚謂亦因其以名來赴也故書之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正傳曰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志禮也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使卿送葬禮也左氏曰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即惠伯之忌敬子即叔弓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秋小邾子來朝

正傳曰書小邾子來朝志禮也左氏曰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愚謂觀此則小邾子來朝修事大之禮故曰敬也惟敬故能使大國不卑而禮之春秋書于冊與之也

八月大雩

正傳曰左氏曰旱也周八月即夏之六月正苗憂旱之時也故大雩然而魯之僭禮於此並見矣故書之

冬大雨雹

正傳曰書冬大雨雹志災異也雹非陰陽之正氣也況大雹乎

北燕伯欵出奔齊

正傳曰欵北燕伯名書北燕伯欵出奔齊使人求其

故而自奔之罪見矣左氏曰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愚謂然則燕伯之奔乃自奔也去社稷而失宗祧其罪大矣○胡氏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脅其主而出之也與衛甯喜之以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

而不可疑也以隆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
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
三郤立胥童而弒於麗氏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
而弒於趙村衛獻公蔑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
久而後復也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
事成則失身而見殺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
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
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

景王四年晉平二十年齊景十年衛襄六年蔡靈五年
七年鄭簡二十八年曹武十七年陳哀三十一年
杞文十二年宋平三十八年秦景
三十九年楚靈三年吳夷昧六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

正傳曰春正月子月也正閉固藏冰之時而雨雹則
是陽不藏而陰不固況大雹乎書春王正月大雨雹
志不時也左氏曰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
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
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

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賔食喪祭於是乎
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
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
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
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
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
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
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

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愚謂古者三公論道燮理陰陽則時宜冰而冰不宜雹而不雹矣○胡氏曰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雪霜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宰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於朝歸

咎藏冰之失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
者本末備舉燮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凄
苦之變雷出不震無𮊲霜雹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
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
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于豳風七月之詩其
將能乎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
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正傳曰書楚子諸侯世子淮夷會于申志諸夏之從
楚也左氏曰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
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
午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于楚子曰臣聞諸侯無
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
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
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
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

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
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
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
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
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于後以
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
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
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

將隋帑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程子曰晉平

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强為霸者之事胡氏曰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也其意也何楚虔弑麇以立而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徐子圍朱方遷賴於鄢城竟莫較是其强盛則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滅陳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有之天道也滅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致使窮凶極惡師潰於訾梁身竄於棘里而縊於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

是責命于天而以人事為無益而弗為也而可乎弑君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隣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於内四隣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於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其所為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在會諸侯皆為

荆蠻之行皆王法之所當斥而不使夏為所變之意也愚謂申之會諸侯同淮夷以從篡弒之楚是甘心於夷狄之歸矣宋鄭之君皆在而子産向戌之賢必從君以往而亦甘心變於夷者豈其智之不及乎蓋其明道正義之學不講於素而不勝其謀利計功之心以至於此耳惜哉

楚人執徐子

正傳曰書楚人執徐子著夷狄之無信義也夫徐子

諸國相率從夷而夷執之乃其自取不能無罪然楚乃執之於會則夷狄無信義而不可親亦可見矣聖人書之所以為世戒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

正傳曰書楚子以諸侯伐吴著以逆伐逆之罪也夫楚與諸侯伐吴為齊討慶封也慶封負弒逆之罪而奔吴封之鍾離故為齊討之討之誠是也楚圍負篡弒之罪諸侯不能討而乃從之以討吴吴將無詞乎

是以逆伐逆也逆義之兵也其能以服人乎左氏曰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

遂鄭大夫從

執齊慶封殺之

正傳曰書執齊慶封殺之罪專殺也以逆伐逆也左

氏曰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

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

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

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愚謂慶封固有罪也然惟天吏則可殺之圍負弒君之罪而殺之不以歸之司寇則是以賊殺賊也宜其慶封反唇以相稽矣公羊曰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其為齊誅柰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為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

封也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

遂滅賴

正傳曰賴小國遂者繼事之詞言既伐吳又滅賴也書遂滅賴著暴虐之甚也左氏曰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肉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鬭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

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愚謂楚子欲為盟主以令諸夏乃為滅賴之舉失繼滅之義矣此楚之所以為夷乎

九月取鄫

正傳曰鄫莒邑書取鄫志貪虐也左氏曰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公羊曰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

言取之何内大惡諱也惡謂言取則其惡已見矣何足以諱焉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正傳曰書叔孫豹卒志國卿之大故也左氏曰初穆子去叔孫氏穆子避僑如之難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魯人召之召之謂召於齊也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

而見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叔孫田於丘蕕遂
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强與孟盟不可叔孫
為孟鍾曰爾未際享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
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
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强與
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
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
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

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于朝

而聘於王王思舊勲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勲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愚謂觀此則豹之死豎牛死之也及公使葬以路其黨又欲沮之於此見豹不逆知豎牛之惡而近之是豹之自取也春秋書之亦使人迹其故而惡之以為

後戒也歟

景王八年五年晉平二十一年齊景十一年衛襄七年蔡靈六年鄭簡二十九年曹武十八年陳哀三十二年杞文十三年宋平三十九年秦景四十年辛楚靈四年吳夷昧七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正傳曰初魯作三軍中軍者公室之軍也書舍中軍何罪季氏之畀公室也左氏曰畀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

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于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愚謂觀此則舍中軍叔孫固不欲而豎牛誣之故季孫舍中軍使以告于殯以復叔孫而杜洩明非叔孫之欲而不以告殯也然則季氏欲卑公室其惡不可逭矣胡氏曰

按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

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

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

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兵權

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

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

淪替南蒯叛陽虎專季斯囚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

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辭以著其罪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正傳曰書楚殺其大夫屈申罪專殺也左氏曰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敖愚謂大夫受命於天子有罪則當歸於司冦非可得而專援而專殺之楚既專命大夫以爲有罪又專殺之春秋書之所以罪楚亦以警天下之諸侯也

公如晉

正傳曰書公如晉著非禮也諸侯朝覲會同自有其時非其時而行之是犯先王之禁而忘宗社之重其

爲卑屈危辱甚矣宜其取譏於女叔齊乎左氏曰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

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齊於是乎知禮愚謂女叔齊信知言也然徒知舉三者之不知禮而不知公此行之非禮則亦非真知言者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正傳曰牟婁防茲皆莒地牟夷莒大夫書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譏納叛也夫牟夷以其二邑來奔則叛君之臣必書其名氏而後其罪人乃白於天下

後世三傳皆以為重地非也夫魯受叛君之賊而貪其二邑之利是教人臣以背叛且教人君以貪利也及其在晉宜其致莒人之訴幾不免於晉侯之執也

○胡氏曰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為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兩譏之也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為已以義不以利如以利

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為後戒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正傳曰書公至自晉謹人君之出入而始終乎非禮之行也左氏曰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愚謂觀此傳則知恭

近於禮遠恥辱之言為不誣又知以利為利之戒為不可易也昭公如晉之行非禮之恭矣其納牟夷二邑之奔獻是為利之利矣其見愬於莒人而幾見執於晉不亦宜乎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正傳曰蚡泉魯地書叔弓帥師敗莒師於蚡泉則非義勝之兵也左氏曰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愚謂兵以義為勝故書曰同力度

德同德度義魯納莒之叛臣而利其二邑則其德義俱負屈矣及莒人來討將何詞以對叔弓帥師敗之蚡泉雖勝乃其幸勝耳非德義之勝也故春秋恥之

秦伯卒

正傳曰書秦伯卒志與國之大故也來赴故書之其不名者赴之略故史書之略耳是無闗於竊取之義焉公羊以為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非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正傳曰書楚子以諸侯東夷伐吳報怨之師也以暴伐暴也吳封慶封誠負納叛之罪而楚圍弑立亦負惡逆之名非天吏何以伐之也左氏曰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薳啟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

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難易有備可謂吉矣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遠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

抵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

愚謂由是而觀之則楚子之伐吳志在報棘櫟麻之

役耳非有聲罪致討之大義也春秋書之葢惡其摟

諸侯以伐諸侯以不仁伐不仁耳其稱人稱爵亦史

有詳略也豈聖人拘拘而為之哉○胡氏曰越始見

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慶封而富

於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

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於是以

諸侯伐吳則比吳為善而師亦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詞為主而謂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誤矣以不可為文詞而進人于越一字褒貶義安在乎且吳楚徐越雖比於夷狄而劉敞以為其實不同吳太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為元德顯功通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比諸荆

徐雖然猶不欲絶其類是以上不使與王國等下不使與荆徐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絶人亦春秋之意也愚謂此皆觀經者之意也非作經者之意也

景王六年晉平二十二年齊景十二年衛襄八年蔡靈九年七年鄭簡三十年曹武十九年陳哀三十三年杞文十四年卒宋平四十年秦哀公元年楚靈五年吴夷昧八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正傳曰益姑杞伯名書杞伯益姑卒志與國之大故

也左氏曰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葬秦景公

正傳曰書葬秦景公志與國之大事也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左氏曰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夏季孫宿如晉

正傳曰書季孫宿如晉志非禮也左氏曰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于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

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隷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愚謂諸侯邦交之禮聘問有時所以通睦明義也季孫宿之如晉非聘問之禮也乃為拜莒田耳夫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昭公取非其有又拜晉之惠曾是以為知禮乎

葬杞文公

正傳曰書葬杞文公志禮也

宋華合比出奔衛

正傳曰書宋華合比出奔衛使人求其故則奔之者之罪見矣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

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愚謂觀此則華合比之奔柳之譖奔之也胡氏曰宋公寵信閽寺殺世適痤而父子之恩絶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中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大雩

正傳曰何以書大雩左氏曰旱也而魯雩之非禮見矣

楚薳罷帥師伐吳

正傳曰書楚薳罷帥師伐吳志憤怨之師也左氏曰徐儀楚徐大夫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楚大夫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於豫章而次於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廏尹棄疾鬬韋龜之父子蕩歸罪於薳洩殺之

冬叔弓如楚

正傳曰書叔弓如楚志非禮也左氏曰聘且弔敗也愚謂楚為夷狄不可以中國禮義相接也其伐徐伐吳皆不義之兵而致敗何足弔乎非邦交聘問之禮矣

齊侯伐北燕

正傳曰書齊侯伐北燕志非義也左氏曰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

許之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愚謂據此傳則齊侯之伐北燕無乃受賄以納簡公耳非有仗義之舉也故春秋書之以著其罪

春秋正傳卷二十九

春秋正傳卷三十

明 湛若水 撰

昭公

景王七年晉平二十三年齊景十三年衛襄九年辛蔡十年靈八年鄭簡三十一年曹武二十年陳哀三十四年杞平公郁釐元年宋平四十一年秦哀二年楚靈六年吳夷昧九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正傳曰暨與也平者成也書暨齊平善其平也罷兵息民固春秋之所善也左氏曰齊求之也癸巳齊侯

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愚謂侯釁受賂雖非誠心直道然能罷兵息民豈不猶勝於搆怨窮兵而不知止者哉春秋書之聖人之情見矣今之較其平之所以然而罪之者是所謂如追放豚既入其笠又從而招之者也胡氏亦曰平者聖人之所貴則經之取義在是矣而又分

別我所欲曰及不得已曰曁則徒為穀梁之紛鑿而無係於取義之大指也

三月公如楚

正傳曰書公如楚著非禮也左氏曰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啟疆曰臣能得魯侯薳啟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成二年魯使公衡為質於楚嬰齊楚令尹子重受命于蜀奉

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况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臨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於蜀以請先君之貺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

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愚謂觀此則公之如楚
楚實召之也非聘問邦交之典而徒以其召以落章
華之臺是失禮之行也宜乎其見辱也已

叔孫舍如齊涖盟

正傳曰涖臨也謂往臨其國而與之盟書叔孫舍如
齊涖盟著非禮也諸侯邦交之禮惟以時聘問結好
修信而已若涖盟以為信何信之可恃故春秋非之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正傳曰書日有食之志天變也天有常道人有常敬故聖人於天變而書之教人以敬也左氏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愚謂左氏務三之

言所謂克謹天戒而能用敬其政者是先王消災之道也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正傳曰惡衛侯名書衛侯惡卒志隣國之大故也衛使來赴故書之左氏曰衛襄公卒晉大夫言于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孫林父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

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於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周之先為殷諸侯者

九月公至自楚

正傳曰書公至自楚謹人君之出入也左氏曰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

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

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

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

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

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

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

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没必屬說與何忌於

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宫

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正傳曰書季孫宿卒志國卿之大故也左氏曰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正傳曰書葬衛襄公志隣國之大事也而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之禮得矣

景王十八年晉平二十四年齊景十四年衛靈公元年蔡靈九年鄭簡三十二年曹武二十一年陳哀三十五年辛杞平二年宋平四十一年秦哀三年楚靈七年吳夷昧十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正傳曰書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滅父子君臣兄弟之倫也左氏曰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穀梁曰陳侯

之弟招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愚謂招過於偃師尊則君親則猶子也於陳侯尊則君親則兄也分則臣也君廢而殺其君之子是滅其父子君臣兄弟之倫矣胡氏曰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為司徒乃貴戚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號令廢立自已而出莫敢干之者也不能援立嫡冢安靖國家而逢君之惡戕殺偃師以致大寇宗社覆

没罪固大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乎尊賢
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
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
失親親之道乎且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
貶之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正傳曰溺陳侯名書陳侯溺卒志與國之大故也而
其卒之正否可考矣左氏曰夏四月辛亥哀公縊杜

氏以為憂恚自殺觀此則陳侯之死不得其正矣

叔弓如晉

正傳曰書叔弓如晉著其如之非禮也左氏曰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太叔即游吉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愚謂晉作虒祁宜民叛而諸侯背矣史趙之言是也魯叔弓與鄭伯同致賀焉則一時諸侯之賀之者多矣夫楚成章

華而諸侯落之晉作虒祁而諸侯賀之民彝天理至此滅盡而人欲橫流矣春秋書之非其往也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正傳曰書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失刑也專殺也左氏曰于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愚謂招擅權殺偃師固為罪惡

不可赦楚宜因公子勝之愬告之天王以討之可也行人何罪乃因其來而執殺之則罪在楚矣

陳公子留出奔鄭

正傳曰書陳公子留出奔鄭志亂也

秋蒐于紅

正傳曰紅地名左氏曰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公羊曰蒐者何簡車徒也穀梁曰因蒐狩以習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

門以葛覆質以為槷流房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
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
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
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
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
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愚謂書秋蒐于紅則非
禮自見矣蒐不稱公者公不與也自季氏舍中軍四
分公室而公室無兵蒐者皆三家之兵也春秋書之

可以觀魯矣胡氏曰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焉而兵權在臣下則悖人理此亦直書其事不待貶絶而自見者也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必先為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於君父昭公至是民食於他不恤其所昧於履霜之戒甚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正傳曰書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罪之也其逸賊專

殺之惡並著矣左氏曰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愚謂過與招同殺世子偃師而擅立其罪均在不赦而招獨歸罪之而擅殺之春秋書于冊使人求其故而招之罪斯得矣

大雩

正傳曰書大雩志非禮也餘見前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正傳曰孔奐公子招之黨何以書罪滅國與專殺也夫招與孔奐有罪殺之可也不告于天王而殺之放之不可也滅其國以絶其宗祀又不可也公子招擅權無君致哀公縊殺世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卒致滅其國而殺其身亡其家以及其黨春秋書之以為世戒且以愧中國諸侯之不能討也而使夷狄主之聖人有遺憾矣左氏曰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偃師子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

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使穿封戌為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

葬陳哀公

正傳曰書葬陳哀公志與國之大事也而聖人於楚滅陳之憾見矣

景王十九年晉平二十五年齊景十五年衛靈二年蔡靈十年鄭簡三十三年曹武二十二年陳二年杞平三年宋平四十三年秦哀四年楚靈八年吳夷眛十一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正傳曰書叔弓會楚子於陳著其會之非也左氏曰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於陳愚謂楚靈滅陳陵中國之尊絕先王之祀其惡極罪大天地所不容而魯乃使大夫及列國以往會之是成其罪惡而莫之恤矣故春秋非之

許遷于夷
正傳曰書許遷于夷罪楚也亂先王之封也左氏曰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愚謂先王疆理天下分封有定而楚乃遷許于夷肆為繆亂其罪大矣
夏四月陳災

正傳曰書陳災志變也而陳之名存矣是時陳已滅矣春秋因其災而書之存陳國之名而楚滅陳之罪再著矣公羊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穀梁曰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胡氏曰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使穿封戌為公矣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雖彼不來告此不往弔叔弓使畢而歸語陳故也

魯史遂書之耳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告豈有憑使人之言而載之於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春秋承其言遂書于策亦此類耳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興滅國繼絶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為心異於孫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為存陳得其旨矣

秋仲孫貜如齊

正傳曰書仲孫貜如齊志禮也左氏曰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愚謂自叔老之聘齊二十年於此矣殷聘者盛聘也盛聘所以修睦結好以無忘乎其舊邦交之宜也故春秋與之

冬築郎囿

正傳曰郎邑名書冬築郎囿罪輕作也左氏曰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

可乎愚謂左氏以為書時非也夫囿之築非所以為民也乃所以厲民也叔孫昭子之言是矣然但云焉用速耳而不言其不宜築也夫不宜築而築者雖時亦病也春秋書之其輕作之罪見矣

景王十三年　十年晉平二十六年卒齊景十六年衛靈三年蔡靈十一年鄭簡三十四年曹武二十三年陳滅杞平四年宋平四十四年卒秦哀五年楚靈九年吳夷昧十二年

春王正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時月義見于前

夏齊欒施來奔

正傳曰書齊欒施來奔罪納亡也左氏曰齊惠欒高氏（即子雅子尾之後）皆耆酒信内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即欒施子雅之子）子良（即高彊子尾之子）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受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即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五月庚辰戰于稷

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薀利生孽姑使無薀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正傳曰書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著非義也左氏曰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

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周公享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胡氏曰前已舍中軍矣曷為猶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則三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為已私耳以為復古則誤矣襄公已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

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

戊子晉侯彪卒

正傳曰彪晉侯名書戊子晉侯彪卒志盟主之大故也史因赴而書之見諸侯相恤之義焉左氏曰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正傳曰書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志禮也諸侯之喪五月而葬同盟至禮也葬使卿往會焉禮也左氏曰

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宫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旣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

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惟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正傳曰書宋公成卒志隣國之大故也來赴故史書之

景王十四年 十有一年 晉昭公夷元年齊景十七年衛靈四年蔡靈十二年鄭簡三十五年曹

武二十四年陳滅杞平五年宋元公佐元年秦哀六年楚靈十年吳夷昧十三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正傳曰書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志禮也諸侯之喪卿往會葬禮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正傳曰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則楚之不義甚矣左氏曰景王問於萇弘曰今兹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

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憾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申而享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羊以為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愚謂觀此二傳則蔡侯固有可討之罪然不以聲其罪而行討乃誘而討之是以賊

討賊也故春秋罪之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正傳曰書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則楚貪殘之罪自見矣夫般有罪聲而討之歸之司寇可也誘執而殺之可乎殺其君則已甚矣又圍其國以暴其民可乎春秋書圍國於誘君之後則楚之罪惡並見矣左氏曰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君而不能恤其民天將假

手於楚以弊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以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憑謂左氏此傳可謂詳且盡矣胡氏曰世子

般弒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王國制於荆楚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辭致討執般於蔡討其弒父之罪而在宮者無赦焉討其弒君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殘其身瀦其宮室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是矣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於後棄疾以是殺戎蠻商鞅以是紿魏將秦人

以是赧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彊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徼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茍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紿王弁昧於春秋垂戒之旨矣愚謂胡氏之論是也但楚虔之惡不待貶而稱名而自見矣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正傳曰歸氏昭公母書夫人歸氏薨志君母之大故也而禮之變亦可見矣左氏曰五月齊歸薨杜氏曰胡女歸姓汪氏曰襄公三十一年左傳敬歸之娣齊歸則襄公之妾也妾母稱夫人義見成風薨葬

大蒐于比蒲

正傳曰何以書左氏曰非禮也公羊曰大蒐者簡車徒也胡氏曰其曰大蒐越禮也君有重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三綱君政之本君執此以馭其下臣執此

以事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慼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然則君有重喪喪不二事以簡車徒為非禮也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何歟曰喪不二事大蒐而簡車徒則廢其常可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之存亡繫焉必從權制而無避矣伯禽服喪徐夷並興至于東郊出戰之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度緩急輕重蓋有不得已焉者矣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而莊宗決勝於夾寨周太祖殂

契丹入寇而世宗接戰於高平若此者君行為顯親非不顧也臣行為愛君非不忌也惟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正傳曰書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志非禮也盟非禮也臣與君盟又非禮也左氏以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非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宫佗鄭罕

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正傳曰書會于厥慭善其會也義救蔡也夫蔡亡其君不足惜也蔡之民何罪焉君已亡而救蔡則無所為而為之義也左氏曰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弗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

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
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孫父請蔡於楚弗
許○胡氏曰文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
扈春秋畧而不序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襄公
三十年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
夫皆稱人魯卿諱而不書者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賊
也今楚將滅蔡請于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
曷為諸國猶序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

而還諸侯畧而不序亡義利之分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别也亡義利之分為不仁失重輕之别為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重輕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矣愚謂稱人以為貶不書以為諱非春秋直筆之義也

餘義見前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正傳曰書葬我小君齊歸志君母之大事也左氏曰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正傳曰此何以書見楚無道之甚也既殺其君又圍

其國用其世子暴虐甚矣蔡君有罪世子何罪焉左氏曰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隠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胡氏曰内入國而以其君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服之狀强執以歸而虐用之也或以為未踰年之君其稱世子者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也楚虔殺蔡般棄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

危懼之中固未暇立其位安得以為未踰年之君而稱子也假使立乎其位而般死於楚其喪未至不斂不葬世子亦不成乎為君矣然世子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察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于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愚謂胡氏辯或人之說是矣然又以以為易詞而又以世子不降為得世子之道類非聖經取義之大指也

景王十五年十有二年晉昭二年齊景十八年衛靈五年蔡滅鄭簡三十六年卒曹武二十五年陳滅杞平六年宋元二年秦哀七年楚靈十一年吳夷昧十四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正傳曰陽即唐燕之別邑也書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志義舉也左氏曰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愚謂諸侯無罪為強臣所迫出奔而諸侯納之禮也三年北燕伯出奔齊六年齊將納之不果蓋十年亡在外矣今則終能納之於其境內其恤

隣濟難之義得矣故春秋書之公羊子曰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茍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愚謂此與孟子之言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詞不合蓋治春秋為義例之詞者為之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正傳曰書鄭伯嘉卒志隣國之大故也諸侯有會葬

之禮故來赴則史書之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正傳曰書宋公使華定來聘志禮也左氏曰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公如晉至河乃復

正傳曰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志非禮也語曰恭近於

禮遠恥辱也諸侯嗣位諸侯使卿大夫往聘禮也其自往朝之非禮也是時齊衛鄭君朝晉而魯公亦往焉宜其見辭于河而逮恥辱也左氏曰取鄆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

五月葬鄭簡公

正傳曰書葬鄭簡公志非禮也諸侯五月而葬鄭簡公三月而葬太速矣非禮也故春秋因赴而書之以

著其非禮之舉焉

楚殺其大夫成熊

正傳曰成熊即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若敖氏宣四年鬬椒作亂故楚子信譖而追討之書楚殺其大夫成熊著專殺之罪也左氏曰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懐寵也

秋七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時月義見于前

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

正傳曰憖字子仲書公子憖出奔齊志亂也左氏曰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季氏家臣南遺子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

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子小南蒯公子憖謀季氏憖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即公孫憖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愚謂南蒯之謀憖實與焉至於亂其國以危其君是誰之罪歟春秋書出奔所以深罪之而究

亂之由起也

楚子伐徐

正傳曰書楚子伐徐著陵暴之罪也左氏曰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

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蓽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

我大城陳蔡不羮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
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
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剥圭以為鏚
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即鄭丹也）吾子楚國之
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
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
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
臣甞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

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没於祗宫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遠問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愚謂此本傳也信斯言也至此得非楚子暴侈之心其有悔乎

晉伐鮮虞

正傳曰鮮虞虞國也書晉伐鮮虞志非義也左氏曰因肥之役也程子曰晉假道於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夷狄之道也○胡氏曰左氏曰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鮮虞遂入晉陽冬書晉伐鮮虞狄之也獻公假道于虞以滅虢因執虞公則以師與人稱之今晉雖為諼固可罪也而狄之不亦過乎楚秦孫吳討陳因以滅陳誘蔡般殺之因以滅蔡晉人視其殘虐

莫能救則亦已矣而效其所為以伐人國是王國居而荆人行也人之所以為人王國之所以為王國信義而已矣信義一失充類至盡孟子故謂禽獸逼人人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國亡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春秋謹嚴於此制治未亂拔本塞源之意豈曰過乎

景王十六年 十有三年 晉昭三年齊景十九年衛靈六年蔡平公廬元年鄭定公寧元年曹武二

十六年陳惠公吳元年杞平七年宋元三年

秦哀八年楚靈十二年弑吳夷眛十五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

正傳曰書叔弓帥師圍費誅叛臣也而在上者所以致之之罪不可掩矣南蒯據費以叛故叔弓帥師圍之而不思臣之叛已也由已之叛君以為之倡也孔子曰陪臣執國命三桓之子孫微矣此書圍費之意也乎左氏曰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魯大夫也曰非也若見費人寒

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具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惮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胡氏曰費内邑也命正卿為主將舉大衆圍其城若敵國然者家臣彊大夫弱也語不云乎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者毋以事上也所惡於上者毋以使下也然後家齊而國治

矣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禮於其臣岀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秋之法不書内叛反求諸己而已矣其書圍欲著其實不没之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正傳曰書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正弑君之罪也左氏曰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

族掩之

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犨又奪成然即子旗邑而使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即棄疾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從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楚公子比公子黒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吴帥陳蔡不羮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

請為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右尹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

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於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公羊曰此弒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弒立也歸無惡於弒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彼巳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

王經而死胡氏曰楚師伐徐楚子虔次于乾谿為之援公子棄疾召陳蔡主方城之外有覲從者率羣失職以棄疾命召比于晉既至脇比而立之令于乾谿曰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潰而歸楚子經而死或曰昭元年楚虔弑立比出奔晉十三年比歸而虔縊于棘圍則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虔為之臣虔又弑立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曰比弑其君虔何也曰凡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為臣則晉於欒盈是也臣不以為君則公

子鱄於衛是也若去國雖久而爵禄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不掃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繫纍其宗族即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羈待比以國厎禄固楚之亡公子也楚又未嘗錮之如晉之於欒盈比又未嘗不向楚而坐如子鮮之於衛安得以為比非楚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弑其君虔明於君臣之義也或曰虔弑郟敖以立比之獲罪豈其無討賊之心而徒貪夫位歟曰春秋罪比不明夫

君臣之義夫比雖當次及之序而棄疾亦居楚國之常以取國言之此事之變也為比者宜乎效死不立若國有所歸為曹子臧魯叔肸不亦善乎不然身居令尹都貴戚之卿為社稷鎮亂不自已亦可也今乃脇於執而忘其守怵于利而忘其義被之大惡欲辭而不可得矣為人臣而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若比類是也悲夫聖人垂戒之意明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正傳曰虔新見弑而比未立故稱公子書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罪逆賊也迎比而入假手以弑其君虔者棄疾也殺比而奪之位者亦棄疾也故春秋上既罪比而又罪棄疾比之罪實棄疾為之也左氏曰觀從謂子干（即公子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

吳國人大驚使曼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即曼成然為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

乃使為卜尹愚謂子干從亂陷於弒君之罪棄疾既為弒君謀主又殺公子而以自立皆逆賊也故春秋誅之○胡氏曰棄疾立比為王而已為司馬固君比矣而又殺之則宜書曰棄疾殺其君比而曰殺公子比何也初子干歸自晉觀從假棄疾命而召之來則來坎牲加書而强之盟則盟帥四族衆而使之入楚則入殺太子禄而立之為王則王周走而呼於國中謂衆怒如水火而逼之自殺則自殺其行止遲速去

就死生皆觀從與國人所為而比未嘗可否之也安得為棄疾之君乎然比兄也黒肱弟也棄疾其季弟也立比為王肱為令尹棄疾為司馬蓋國人以長幼之序立之也則宜書曰楚人殺比而春秋變文歸獄棄疾者誅其本意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而懐惡者亦無所隱其情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正傳曰書公會諸侯于平丘惡晉志也惡其盟也上盟王人而下脇同列也左氏曰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於平丘子産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産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於衛地

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羮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于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羮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胡氏曰按左氏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齊侯往朝於晉燕而投壺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晉人知其亦將貳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

於郲南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方是時楚人
暴横陵蔑中華在宋之盟爭晉先歃及虢之會仍讀
舊書遂召諸侯為申之舉還賴于鄢縣陳滅蔡此乃
敵國外患臨深履薄恐懼省戒之時其君當倚於法
家拂士以德修國政其臣當急於責難陳善以禮格
君心内結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之業若弗暇也今
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强之志惟宫室臺榭
是崇是飾及諸侯皆二顧欲示威徵會而以兵甲耀

之不亦末乎春秋之法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責
事之預恥以苟成而不要諸道者也是以深惡此會
如下文所貶云明其義者然後知仲尼作經於一臺
囿之築一宫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其弭
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正傳曰書同盟于平丘著非禮也夫斯盟也乃晉脅
服乎諸侯非諸侯心服乎晉也故曰非禮左氏曰晉

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厎信君苟有信諸侯不二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

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告信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

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

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閒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中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愚謂此其本傳也盟固非春秋之所貴也況晉之尋盟乎要盟乎以威武臨之乎故春秋書同盟同服其威也夫會盟以講信修睦也而乃如此則何信睦之有○胡氏曰其書同盟者劉子與盟同懼楚也是盟葢或善之而以為惡何哉盟雖衰世之事然有定人道之大倫者矣有備天子之

明禁者矣有束牲不歃相命而信自喻者矣有約斥
侯禁侵掠誠格而不復叛者矣其次猶以載書辭命
相爭約於大神而無敢越者則未聞主盟中國奉承
齊𢞇而矜其威力恐迫諸侯又信蠻夷之詐絶兄弟
之歡求逞私憤間其憂疑如此盟者流及戰國强衆
相誇恫疑恐喝恣行陵暴死者十九積習所致有自
來矣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曾是以為善乎

公不與盟

正傳曰書公不與盟使人考其盟之善否則不與者非憾之也幸之也程子曰晉罪公不使與盟雖欲辱公然得不與同盟之罪實為幸也胡氏曰臣子之於君父隱諱其恥禮也十二國會于平丘公獨見辭不得與盟斯亦可恥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隱也晉主此盟德則不競而矜兵甲之威肆脅持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老而歃血以中國同惴夷狄簒立之主而結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而以威詐涖之具此

五不韙者得不與焉幸也聖人筆削春秋凡魯君可恥者必為之隱諱至會于沙隨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公不得與自衆人常情必深沮喪以為辱矣仲尼推明其故自反而縮雖晉國之嚴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慊乎哉直書其事示後世立身行己之道也其垂訓之用大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正傳曰書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罪晉之專橫而執

之於盟好也夫魯君以晉會盟之約而來矣晉信邾莒之愬而拒魯侯不得與盟會又執其卿以歸是行橫暴於禮義之時也豈非無信義之甚乎故春秋直書之則晉之罪自見矣左氏曰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胡氏曰自文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罪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為強逼元年伐莒

疆鄆十年伐莒取鄆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而使其君民食於家其不臣甚矣何以為非伯討乎晉人若按邾莒所訴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奔叛之因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廢之選於魯卿更意如之位收斂私邑為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今魯與邾通好亦不朝夕伐莒而鄆鄭之故又非昭公意也徒以莒人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

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義也何得為伯討乎稱人以執罪晉之偷也愚謂胡氏之論正矣但又謂稱人以執非伯討則鑿矣稱人者夫子因史之文也若晉人所執之非義則雖書國書爵以執猶為不義非伯討也如使晉人執之是則雖稱人猶為義舉為伯討也春秋之義則係乎竊取而不在乎魯史之文矣

公至自會

正傳曰書公至自會謹君之出入也公與平丘之會

故書至自會公羊曰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為不恥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正傳曰廬隱太子有之子吳悼太子偃師之子書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善楚也亦以憾楚也二公子之子而稱侯者復其爵也得興滅繼絶之義矣故曰善之也然非天子不得專封楚以夷狄之國而

擅封置焉則天王不得為天王中國不得為中國矣故春秋之義實憾之也左氏曰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太子之子吴歸于陳禮也○胡氏曰楚虔遷六小國於荆山又滅陳蔡而縣之及棄疾即位復諸遷國封蔡及陳隱太子有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偃師之子吴歸于陳曰歸者順辭也陳蔡昔皆滅矣不稱復歸者不與楚虔

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者國其所宜歸也廬與吳皆亡世子之子也而棄疾封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其稱侯者位其所固有也陳列聖之後蔡王室之親見滅於楚虔而諸侯不能救復封於棄疾而諸侯不能與是以夷狄制諸夏也聖人至是懼之甚葢有不得已焉制春秋為後法大要皆天子之事也其義則以公天下為心興滅國繼絶世異於自私其身欲擅而有之者也故書法如此為天

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愚謂但直書之而其得失自見不必如胡氏所謂歸為順辭不稱復歸其稱歸于不言自楚其稱侯者之紛鑿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正傳曰書葬蔡靈公何左氏曰禮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正傳曰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志恥辱也夫魯侯赴盟而見拒而又執其卿斯亦已矣又如晉以朝之則足

恭而恥辱至矣宜乎其再見却至河而復也左氏曰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吳滅州來

正傳曰州來小國舊屬吳近楚楚嘗取之為附庸今楚亂吳取之書曰吳滅州來譏之也乘人之亂以貪地也左氏曰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

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

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春秋正傳卷三十